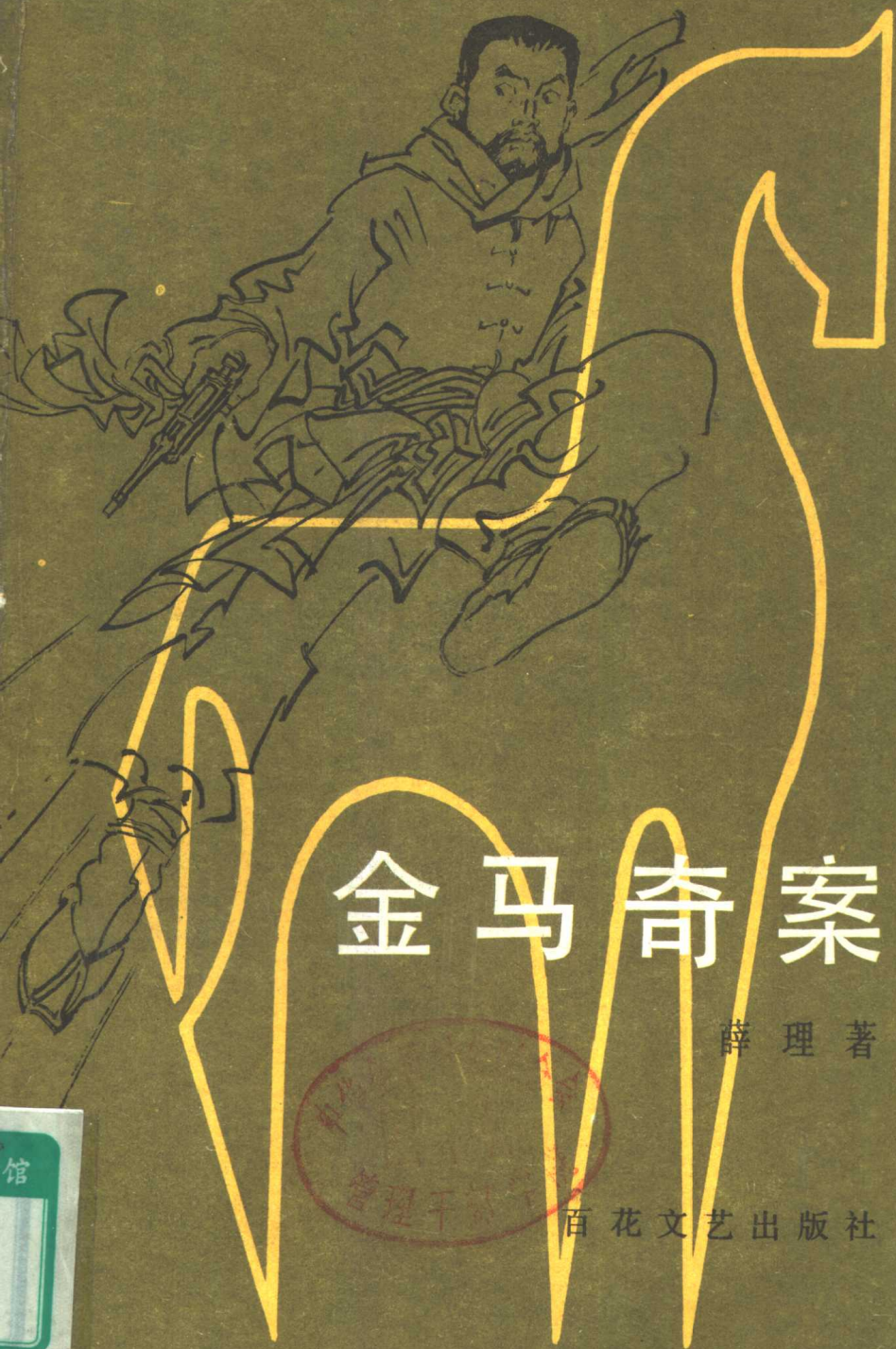




金马奇案

薛理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金马奇案

薛理著

金马奇案

薛理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4 1/4 插页2 字数271,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00

书号: 10151.749

定价: 1.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述的是一桩长达四十年的奇案：淘金人得到世间罕见的金马，被地头蛇夺走。淘金人有的失踪，有的入狱，离散。七年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向夺走金马的地头蛇和敌匪展开了浴血奋战。斗争胜利了，但金马下落仍然不明，成了当时的无头奇案。直到七十年代末期，金马才在京华重见。

作品围绕金马得失、失得的曲折情节，展开了追踪、舌战、拼杀、侦察、审敌以及人物悲欢离合的一场场动魄惊心的描写，塑造了滕天柱、门小旺、李奇龙、王焕福、李世良、岳林霞等英雄群像。再现了四十年代末塞北敌我浴血苦斗的情景。作品运用传统手法，传奇色彩浓厚，语言通俗流畅，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壮志豪情。

目 录

引 子	金马出世.....	1
第 一 回	戏楼风雨.....	20
第 二 回	深谷枪声.....	36
第 三 回	奇遇.....	60
第 四 回	大石棚来客.....	82
第 五 回	飞来的神兵	112
第 六 回	复仇	135
第 七 回	舌战	155
第 八 回	金马的魔力	180
第 九 回	羊氏阴曹	206
第 十 回	卷席筒	226
第十一回	盗马	253
第十二回	阁楼里的特殊战斗	269
第十三回	用生命引爆	288
第十四回	引“驴”入潭	308
第十五回	兄弟会	324

第十六回	突然事件	346
第十七回	泥潭决斗	371
第十八回	女审	391
第十九回	空枪计	414
第二十回	金马涅槃	441
后记		450

引子 金马出世

兰水滩出了件奇闻，埋在砂石里若干年的一匹金马突然出世了。后来，滦河两岸许多人的喜怒哀乐，塞北不少山村、小镇的腥风血雨，多少都和这金马牵着线，挂着钩。

提起金马要先说说金娃。这叫金娃引出金马事，金马得失见英雄。

话说清朝咸丰年间，老一辈人在兰水滩村的河岔边，开了几个小窑，淘砂取金混饭吃，常常沙出一些小金粒儿。后来，李家大哥突然淘出一个金娃娃，它栩栩如生，脑瓜儿四肢俱全，净重八十两。这事很快传到了县城，连衙门里也都成天说金娃道金娃。加上有人添枝加叶，说得神乎其神。此事，传到县太爷耳朵里。他心想：天下真有这等奇事？我倒要看看它是什么模样。自古贵人得珍宝嘛！他推开案头公文，赶忙顺过轿子，鸣锣开道，来在兰水滩村，找到了张罗出卖金娃的淘金老李，要过宝贝，拿在手里一看，黄澄澄的，确和一般金条金砖不同。他在手

中掂来掂去，看的眼睛都快冒血了。

县太爷计上心头。把这宝物放在轿座上面，大吼一声，佯怒道：“大胆，以黄铜冒充真金，触犯大清律，来人哪，将首犯缉拿归案，其他凡有株连者，一律重责五十大板。”说罢，把那姓李的淘金佬，五花大绑押走，其他淘金人通身被打的皮开肉绽。金娃作为“罪证”被拿走了。

时过不久，听说那知县飞黄腾达，调往南方某地，连升三级，头顶上的七品蓝翎，换上四品孔雀花翎了。

后来知道，在承德离宫，因为县太爷把金娃献给皇帝，博得龙颜大喜，才诰封他这高官要职。而那淘金老李，却惨死狱中。

从此，兰水滩远近几家财主，蜂拥而至，花了大量工本，淘了数十年。甭说金娃，连个金豆，也再未见到。

光绪之后，这许多小金窑全都停业，没人再加理睬了。

自打日寇铁蹄踏进滦河一带，什么警备队、讨伐队、大小特务、警察宪兵、协和会一齐向穷苦农民开刀。杂税如毛，百般压榨，加之戒令重重，老百姓陷入黑暗深渊。杀头进监的，寻短见的，逃荒远走的，举目可见，凄惨景象，史无前例。

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八年，春涝夏旱，粘虫遍地，老秋时节许多地方只闹个二、三成年景，关上场院门，大都断了口粮。兰水滩有几个穷汉，又要在淘金上打打主意。

发起人叫滕天柱。这人二十四岁尚未娶亲。自幼到处乞讨，又被本村教书先生金子荀收养。别看年纪轻轻，还有些才干，又识文断字，村里有个大小事情，都请他操持。此人左耳下长个小小肉赘，这地方称拴马桩，拴马桩旁，还有三个米粒大的青痣。有人说这是三星挂耳，将有大富大贵，不过滕天柱不信这套，听到这话，只是笑笑罢了。但他并不相信兰水滩只埋藏一个金娃；也不认为只有达官贵人才配占有这种宝贝。

从割倒庄稼，滕天柱就在穷门小户中游说，找来了五个穷汉，打了小股，要再淘一淘滦河的沙石。那怕弄它一两八钱的金子，也能换点粮食过冬。这六人，有五条光棍，剩下李世良是个携家带口的忠厚人，年已四十开外了。

开工后，五条光棍进窑去刨砂扛毛，让李世良在外面摇动簸箕沙金。

这六人家中无米，盼望早日见到金豆豆，解解穷气。可是，四十天过去了，只沙出一个“蚊子眼”，两个“辣椒籽”，加在一块还不足半钱，不免全都扫兴。

本村的土包财主羊家兄弟，听说穷小子们沙金，常常作为笑谈，说他们穷极生疯，不懂“乐天知命”。

岂知在财主们的讥笑声中，淘金人却在狂喜呢！

这日傍晚，六个人眼看又要白干一天，李世良坐在小窑洞口，瞪大眼睛，痴呆呆地望着那堆毛石出神。从金娃娃，联想到自己的苦命，觉得眼前黑洞洞，暗沉沉，一点

活路也想不出来。他的思路正在虚无飘渺之中，晃忽有一支微亮的萤火虫，一闪一闪地趴在毛石堆上。世良收住思路，心想：萤火虫在这季节早就没有了。眨眨眼，细一打量，啊呀呀，那准是金子！他伸出颤微微的双手，踉踉跄跄猛扑过去。扒开砂石，一把将这亮东西抓住，想拿到手仔细瞧瞧。可是，这东西分量太重，拿它不动。都说寸金寸斤，凭世良这支粗壮大手去抓，它都纹丝不动，可见决不是小块的“杏仁”，也不是那大些的“核桃”之类。李世良急了，两只手深深地插进毛石堆里，抠住这东西的底部，攒劲地把它端了出来，抱在怀中，用衣袖擦去浮砂，凑近细看，锃明瓦亮，好成色！形状又怪喜人，活象个四蹄小牲口。

李世良抱着这宝，从窑口向那五人喊道：“快，快，快出来呀！”窑里的伙伴闻听这发抖的喊声，料定出了大事，放下家什，爬出洞口，围着看这宝贝。这个摸摸，那个抱抱，十二只眼睛死死盯住不放。全都顾不得再说什么。

这块黄金，姿态不凡，形如一匹闪光骏马。且看它：竖长鬃，昂首仰天，好象在大声嘶叫；甩四蹄，翘长尾，恰似腾云驾雾，追星赶月一般。

众人看了一阵，在这滦河岸边，伴随河浪涛涛巨响，全都笑出了声音，乐出了泪水。滕天柱叹道：“谁说咱们生辰八字孬，老天不负苦命人！这是无价宝啊。看它这模样，这成色！”

刚满十九岁的门小旺，蹦着高，拍着手乐了一阵，摇晃着脑袋说道：“叫我看，卖了金马，这回咱们也给他来个走京下卫，到大饭馆去先吃顿大鱼大肉；再进戏园子里搂它一眼名角好戏，把羊家财主气个半拉昏，咱都做上几件长袍短褂穿回来，也不白活一回人！”那个大力士李奇龙，听了小旺这番话，百般赞成，不住点头道：“对对，走京下卫回来，咱六家都盖它个青砖到顶，大玻璃镜的瓦房，再置点家具，天天吃烙饼卷大葱，看他姓羊的还敢小瞧咱们？”

对这二人的话，其他四人全都不爱听。滕天柱瞪了他俩一眼，劝道：“你俩别太狂了。俗话说，乐极生悲。当初一个小小金娃，还引来狗官，让人家给抢走了。眼下这金马的事一传出去，就会有人惦念。甭说那些带枪挎刀的，就是本地那几个会吞镰刀头、长着弯弯肚子的家伙，也要眼红。这事，除了咱几个，再别往外声张。那马，今晚先存在世良大哥家，明儿个吃完早饭，我和世良一块先去天台镇首饰楼看看成色，天台镇出不了手，咱就下热河。卖了钱怎么办，回头再商量，看行不？”说罢，不言不语的王焕福和机灵鬼姚玉全都点头赞成。老大哥李世良把金马用破白布褂包好，说道：“扯别的全是瞎话，有了钱置它二亩地再买头大犍牛，咱就知足了。”小旺冲世良撇了一嘴，没言声。心里话：有钱不花，死了白瞎。羊家一动手腕，你那里那牛，准得让人家霸去。这时，太阳已落，众人各自回家去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那沉着老练的，喜在心头，并不外露；那天真幼稚的，鼻子眼睛都是乐的，走起路腿发漂，一张口，准露馅。

当天晚上，门小旺有些得意忘形。他唱着小调，闯进了马家酒馆。进了门便叫道：“来二两白干，一碟肥肠！”酒馆掌柜马世修把酒菜端来，斜眼瞅了瞅小旺，没言声。回到三尺小柜台，注意起这位不常来的年轻酒客。只见他蹲在条凳上，自斟自饮，眉梢间流出喜悦，嘴里嚼着肥肠，还哼哼着小调呢。

你可别小瞧这马世修，他眼睛很厉害，善于察颜观色。动心劲儿，动嘴茬儿，都有一套。见门小旺来得蹊跷，他就慢慢凑过去，跟他搭话：“老弟，哪家闺女相中你了？”小旺摇摇头：“别扯淡！”马世修缠着不走，拍拍小旺肩膀说道：“怎么样，沙金沙出个‘大核桃’？”小旺抿嘴一乐：“咱还有那福气？”

马世修见酒壶已空，又给续满，说道：“喝吧，我的请儿。”小旺一连两壶下了肚，眯起眼睛，神秘地一笑，说道：“不是我小瞧你，你抬手酒壶，放手秤杆，没见过什么大世面。”马世修听出了话音，也不急着追问，只是点头笑道：“对，对。我连个金镯子、小元宝都没见过。是个井底蛤蟆，没见过大天。”他回转身又给切来半拉猪口条，再装满一壶老白干，说：“管够喝，还是我的请儿！”小旺得意地笑道：“别隔着门缝瞧人，把咱看扁了。这点酒菜，咱掏得起！”马世修也不多言，只是一门

敬酒。没用多大工夫，这年轻人就飘飘然了。说起话，嘴上没有把门的，张口就走板儿了。马世修和他肩靠肩地献殷勤，左一句，右一句，把金马的秘密，一点一点地全给套听出来。

这天三星晌午，马世修敲开羊家大门。老羊家，哥俩合居，在滦河一带算是个中等财主。他们的发家术，全靠一个“抢”字。当年哥俩带领一股不大不小的杆子，在天台镇古北口一线，作案多年。后来，劫了北面进京的一车烟土。因二羊要把这车“黑金子”独自吞掉，手下人一气之下，全都投奔白二侠去了。从此哥俩回兰水滩，置地盖屋。结交了天台镇衙门的大小官吏。有官府撑腰，成了谁也不敢惹的双脑瓜地头蛇。鬼子来了以后，二羊在大门前挂起了膏药旗，又往天台镇送了厚礼。日本人封他哥俩为这儿正副甲长。老大叫羊祖光，曾读过几天《中庸》、《大学》，肚里有些墨水；老二羊祖才刚刚会认《百家姓》，但枪法不错，身体强悍，是个天生的好打手。所以动心计，大哥居上，讲残暴，祖才占先。

本来哥俩各有妻室，羊祖才还有个半精半傻的儿子。在大前年摆弄手枪，走火自毙了。羊祖才因此将他老婆暴打一顿。这女人早就与白二侠私通，连夜逃到了豹子沟，成了白匪第七个压寨夫人。从此，羊家人丁不旺，都说这是缺德缺的。羊祖光妻叫黄菊，是个有名的双枪女匪。从未生养过，天台镇警务科长关少堂是她大哥，家里的大事小情不经黄菊点头，二羊谁也不敢随便行事。

深夜时分，羊家二兄弟尚未入睡，在炕上蜷曲身子，叼着烟枪，喷云吐雾，见了马世修前来，不由得一惊。

羊马两家并不疏远。人们都知道马世修的酒馆是靠羊家二百块绵羊票子才开设起来的。但在平时，马世修很少到这登门拜访。因为这姓马的是羊家一个坐探，酒馆里听到什么风声，全由一个叫羊禄的传送。

今夜，马世修来得如此唐突，羊祖光忙问什么事情。马世修挤眉弄眼，一头扎在二羊中间，绘声绘色地将金马的事情讲了一番。二羊听了，垂涎三尺，齐声叹道：“真想不到啊，穷鬼的祖坟也会冒清气！”羊祖才急不可奈，主张连夜动手，先把金马夺来。羊祖光叼着烟枪，猛吸一口，慢慢坐起，手捋山羊黑胡，摇头道：“不妥，不妥，依我之见，先把此宝买过来。”羊祖才听说要买，说道：

“你咋净说傻话，咱那片破河滩地，再把这套大院全折腾光了，连他妈个马脑瓜子也买不起呀！”马世修接茬道：

“对对，听说这金马足有四百两的分量，跟真马一个模样，要是献给皇帝陛下起码得封你个省长。”羊祖光听了，慢腾腾走下地，嘿嘿笑了两声，说道：“你我兄弟如今已不是绿林那时候了。堂堂甲长，明抢明夺，一来臭名传出，让日本人知道了那金马你还想保住？再说，滕天柱这伙人不好对付，真要来拚命也是麻烦。当年那七品知县，拿走金娃，是用了借花献佛的妙策，今日欲得此宝，也应以智取为善。”怎么个智取法？羊祖光归结为四个字：“明买暗夺。”说到这里，羊祖光向马世修附耳低语几句，马世

修连连点头，退出羊宅。羊祖光又把睡梦中的黄菊吆喝起来，仔细做了商量，直到东方发白。那女人傲然说道：“最后那一招，我来干！”羊祖光说：“那好，金马到手之后，我还有个‘卖马收马之计’”。这“卖马收马”又是怎么回事，后边自有交代。

按昨晚约定，天刚蒙蒙亮，李世良便起身喝了几口瓜汤，把金马装进口袋里，找根麻绳，捆扎结实，放在炕沿上，只等天柱前来，一同上路。他妻子刘氏，男孩宝锁，闺女宝花，踏着晨霜，全都到山上采草籽，代粮充饥，早饭还没有下锅米呢！过了一阵子，李世良忽听外面有脚步声，以为天柱来了。

不料想却是羊祖光、马世修俩人推门进来。羊祖光笑容可掬，斯斯文文说：“唉，苦日难过呀，起早贪黑，一家忠厚人还是不得温饱！”说话间，把两盒糕点，一包糖果放在炕上，笑道：“当东家的，不无恻隐之心啊，这点东西，先给孩子解解馋。”马世修挤眉一笑，又把半袋大米，一个熟猪头放在土仓之上。

李世良见此情景，心里发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说：“这，这东西我不要。”羊祖光双手抱拳，说道：“世良兄，何必客气，你福从天降，我理当祝贺呀！”马世修拍拍李世良肩膀说道：“把那东西拿出来，让东家也开开眼。”听到这里李世良才明白这两个不速客的来意。滕天柱昨晚的叮嘱，世良并未忘记。他只是一个劲的摇头，一双深陷的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来客，不知怎样答

话。他双手将那口袋捂住，只盼天柱快来解围。

马世修望见这扎嘴口袋，料定金马就在其中。笑道：“打开瞧瞧嘛，它一不会跑，二不会飞。”李世良更加慌了，颤声说道：“不，不，这事要等天柱，他，他做主。”羊祖光凑过去，哈哈一乐，说道：“世良兄，当年淘金老李，死守着金娃娃不撒手，结果宝贝丢了连命也搭上了。如今日本人，还有天台镇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如若听说兰水滩出了金马，岂能善饶你们。到那时可就后悔莫及了。咱们是几辈子的老乡亲，我不忍心看你吃亏上当。快点，把东西拿出来看看，我给当个中人，快把它出手。”李世良听了半信半疑，心里呼呼直跳，小声嘀咕：“这天柱，咋还不来哪。”马世修笑道：“大东家，世良大哥既然作不了主，还是让天柱老弟亲自来一趟吧。我这就去您家把他找来……”羊祖光会意地点点头，煞有介事地说道：“天柱嘛，正在和我那亲戚谈得投机，人家就等见货给价了，是让天柱来，还是世良你去？”

老实人往往把人家话都当真的。世良闻听天柱去了羊家，便问：“天柱真在那？”羊祖光笑道：“你呀，真是死脑瓜筋。我又不会掐不会算，天柱不去，你们的大喜事，从何而知呢？放心吧，我这亲戚可巧昨后晌到的。人家是北边挂千顷牌的大户，多掏几个不在乎。”没等李世良说话，马世修硬解开口袋，把金马拖了出来。羊、马二人不免被这宝贝惊呆。

片刻之后，羊祖光笑道：“东西还不赖，走吧，拿去

给人家过过目。”

就这样，李世良被他们不声不响地拉走了。出了院门，碰见刘氏和孩子们归来。马世修冲他们神秘地说：“世良大哥去羊家赴宴喽，一会儿就回来。”

李世良这一走不要紧，许多年也无音信。尽管在滦河两岸传说纷纭，可终究是个没有揭开的谜。

再说，刘氏见丈夫被人拉走，心里不免鼓鼓秋秋，觉得右眼皮好象蹦蹦直跳，就奔羊家去了。她砸了一阵大门，大门开了。马世修拎着那装金马的口袋走来，他挤眼道：“里面讲妥了，老绵羊票子二百张，这回你家算阔了。今几个晌午要摆三八席，起码要喝到小半夜，快回家等着数绵羊票子吧！”说完，把口袋塞给刘氏，退身关上了大门。

刘氏对马世修这番话挺犯疑惑。回到家，见滕天柱正向宝锁、宝花问李世良的去处。刘氏急忙走过去，将大清早发生的事情，如此这般地全都说了。天柱一听，感到事情不妙。原来滕天柱在今天早晨被黄菊缠住了。那女人说什么窑上的其他五个伙伴都赞成把金马在当村出手，还说白二侠的杆子下来了，如若出门卖马，凶多吉少。天柱百般应付，黄菊就是不走。后来，马世修在院外喊她，她才走了。在这儿，天柱见到了大米、猪头、糕点、糖果等东西，更加肯定羊家已设下了圈套。看来金马已落到人家手中。滕天柱尽量稳住神，在屋地转了两个磨磨，下了决心。他向刘氏说道：“大嫂，先领孩子到娘家住些天。咱